

「八十後」陳日君樞機：一位稱職的老師

林純慧

教學生涯五十載

陳日君樞機二零零九年榮休不再擔任香港教區主教時，開始以「老若瑟」的身份在其名為「平安抵岸全靠祂」個人博客發表文章及回應中國教會問題。儘管他常言「八十歲要享福了，很多事要退下來了」，但是在八十壽辰的前三個月即二零一一年十月下旬香港教區就《校本管理條例》輸了官司之後，在他現居的香港慈幼會修院門外進行了七十二小時絕食抗議，表達對香港教育自

由及權利受侵犯的不滿。陳樞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在慈幼會修院接見筆者時，提起當日絕食仍然義正辭嚴：「我必須以行動把這校本官司事件記錄下來。」事件受到本地社會及國際關注，也使這位慈幼會教育家成爲全球罕有參與絕食抗議的樞機。當時有許多信眾及市民到場慰問，也有內地教友透過互聯網關心樞機的動態。

陳樞機在教育方面的貢獻，始自六十年代，在他鐸職的眾多服務中，要算修院教學最長了。他於一九六四在意大利讀完哲學博士，同年回香

港在長洲慈幼會修院教哲學；七一年至今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，期間在八四年至九一年擔任哲學部主任；他教書至今已四十八年了。在一九八九年至九六年間，他在大陸多間修院，包括上海、武漢、西安、石家莊、瀋陽各地的修院及中國神哲學院，擔任客席教授，以實際行動貢獻中國教會。在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，他是第一位於一九八九年獲准在大陸修院教書的境外神父。據上海教區在當年十月八日發出的新聞通訊，外地神父的到訪，對於中國教會與國外天主教學者間的學術交流，起了積極促進的作用。

按聖神修院神哲學院《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課程簡介》，陳樞機在本學年仍然榜上有名。他笑著說：「是的，會繼續教書。」他將會在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及近代歐洲哲學史。他在二零零六年榮昇樞機後，爲了不想缺課，在羅馬或其他地方的會議一結束，隨即返港教書，有時還要補課。羅馬的航班通常在清晨六、七點抵港，他可以趕

上九點鐘的課。樞機說：「我擔心學生的課程在考試前完不了。沒有多大辛勞！」敬業樂業，樞機真的「享受」這份教學使命！筆者摘錄前述與陳樞機的對話，與讀者分享。

筆者：陳樞機一直以教授哲學為主。最近，你與友好交談時透露了「起初讀哲學並非我的興趣，純粹是因為聽命，這不是我的選擇。」因聽命與哲學結下不解緣，樞機對哲學的興趣如何？

陳樞機：我喜歡哲學。世界上發生的事，由思想支配。哲學起很大作用，可以給人明白事理，即使從來不懂哲學的人，也受它影響。我在六一晉鐸，那時在羅馬慈幼宗座大學讀完神學碩士，修會長上表示希望我繼續讀哲學博士，以便回來慈幼會教哲學。我遵從了長上的決定。其實，當時我比較喜歡神學，但是聽命，就繼續留在慈幼大學，花了三年完成哲學博士。同年回港，開始在慈幼會修院教哲學，至七一年，轉到聖神修院教哲學，後來又去了大陸修院教書，一直到現在。

天主教的哲學對我最為吸引。我們很有福，天主教會是一個穩固的團體，有自己豐富的傳統，而在傳統中有其主流，她的哲學是有力量的。我欣賞及認識天主教的哲學，運用思想去想，不是以信仰、權威壓倒其他、強迫人接受理念。我們天主教的傳統，要對於基本的道理要有深入的研究及全面的瞭解。哲學是天主教修院教育必修科，目的是讓我們一定要明白基本道理的意義；並多瞭解教會及世界各方哲學的潮流。

哲學的內容，歷史成份強，要討論題目及作研究歷史保持平衡的學習態度。它絕對經得起挑戰的。教會鼓勵尊重理性，最重要是認真明白。在承傳與了解之間要得到平衡。幾十年來，由讀哲學至教書，到最後對自己教會的一套哲學很有信心，我覺得很幸福，最重要的是對問題有答案。筆者：樞機長時期浸淫在教會的哲學領域，會稱自己為哲學家嗎？

陳樞機：不會。哲學家應該對問題有相當獨

特的看法，有深入的貢獻。雖然我沒有機會做哲學家，但是，我很適合做一個在修院教哲學的人，我是不會靠信仰和靠權威就接受任何一套理論；我一定要透徹明白才接受，方能教導別人。修院的哲學科目中，形上學算是最抽象的一科，我時常希望學生明白內容。

讀哲學，需要對歷史有充份認識。有前輩表示對所讀哲學不太明白，可能在他們讀書時以拉丁文學習，本身對很多問題不是完全掌握，對歷史認識也較少，使學生一知半解。我是認真教書的人，但是絕對沒有資格被視為哲學家，因為我沒有深入研究課題而得出獨特見解。我沒有在這寶貴的財富上加上一些意見，但卻享受了這個財富，現在很高興與其他人分享這財富。我是認真、負責任的教師，認真地吸收了教會的財富，也認真地與學生分享，只是未有機會和時間專門研究某一科。這點我肯定完成了教會給我的使命，以及修會對我九年讀書的培育，完全沒有浪費。

筆者：為何沒有機會當哲學家？

陳樞機：自六四年回港，隨即在慈幼會修院教哲學，當時已有四十餘位來自本地、越南、泰國，以及有些打算前往日本、南韓傳教的修士在讀書。教書、備課、培育修士，加上團體生活，基本上沒時間做研究；加上我不是封閉的，會參考主流和哲學思想。回想起來，教學日子確是非常辛苦的。再者，在慈幼會，當了團體長上、會省長上等任務。七一年，慈幼會與聖神修院合作教學，在哲學、神學、倫理神學方面，都要負責很多科，沒時間鑽研專門的題目。我在學時，教授們很優秀，給予學生認真的培育，自己也對學術抱認真的態度，但沒機會去做研究。

筆者：你的博士論文研究法國天主教哲學家 Maurice Nedoncelle 蒙席(1905-1976)，他的思想影響到你對事物的看法？

陳樞機：我研究的法國哲學家，是 Strasbourg 天主教大學的一位主教，他是一位人格主義者

(personalist)，他最重要的著作 *The Reciprocity of Consciousness (La Réciprocité de Conscience)*，意思是意識是對稱的，或者自我意識是彼此的，意指「面對另一自我才意識自我」，是一本重要的書。我喜歡我的老師，他們很有啟發性，特別欣賞教形上學及倫理的老師。二零一一年我曾去探過其中一位老師，他已經九十三歲。

筆者：在八九年至九六年你在大陸多間修院教書。你曾形容這是你「最開心的日子」。當時你專注教哲學？內地修生對讀哲學感到苦惱嗎？

陳樞機：到大陸教書，初時在上海，金魯賢主教請我教神學，因為當時哲學科已經有人負責，到了下學期，兩位哲學老師都病了，才請我教哲學。在修院我都有負責不同的科目。我雖然一向沒有教神學，但我的碩士是神學，而且在大陸，有充份時間備課，很專心鑽研課本，在佘山修院圖書館已經有很多很好的書，因為馬愛德神父 (Fr. Malatesta, SJ) 從外國修院送來很多外文

書，可能這些書對於當時的修院用處不大，但對於我，正好切合需要。

印象中，香港學生以往比較積極提問題，現在表現很靜、很少提問，老是聽課及做筆記。在大陸，修生也用心上課，勤力做筆記，但是教學時間緊迫，修生也很少機會提問。不過，共通的地方，中港的學生都信賴書本，聽課以後，仍然相信書上所寫的。我沒有著作，比較吃虧。

在大陸，修生很用心，當時前往教書的神學教授不多，我很有滿足感，因為到處很受歡迎，在上海，第一年去了三次。九三年，獲准去其他修院教書，以後半年在大陸，半年在香港。我在六個月內去四間修院，每處密集上一門課，連續六個星期。辛苦，倒是很開心。

筆者：二零一二年七月初晉牧的上海教區馬達欽輔理主教是你的學生，印象如何？你在烈日當空下為馬主教的自由請願，又主持彌撒為他祈禱，這祝聖事件對中國教會有何影響？

陳樞機：印象中，他很聰明及文靜。很高興他照教會及教宗二零零七年的信函去做。教宗的信強調愛國會與教會的教義不相符，而教廷方面要針對這問題，就是不能接受愛國會。

筆者：目前，大陸主教只有數位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，讀書多少與主教職務有沒有關係？

陳樞機：讀書固然重要，至少要考試過關，讀書與主教職務當然有關係，讀書多，對理解事物有深入認識，但人格和神修培育更重要。我以為出國讀書的神父修女，讀了碩士該回國，先教兩三年書後再讀博士，因為讀博士，要深入研究課題。大陸教會面對的問題，只管讀書而培育不夠，信仰容易變質，兩者需要平衡。信仰是關於培育的事。

筆者：你繼續探監。囚友喜歡與你談什麼？

陳樞機：不捨得放棄探監。這麼多年，我和囚友成爲了朋友。自二零零零年香港「入境處縱火案」開始，在案中被判刑後探望他們及其

他囚友。我現在慣常探訪的屬於長期服刑者，很需要人支持。他們有八組，每次和我會面的有四組，所以分兩天去。每次來的人數由一至十人不等。探監，是天主教會很好的傳統。在慈幼會，我在長洲修院的時候已開始到芝麻灣、塘福、石壁等島嶼監獄探監。囚友對時事懂得很多，時常讀報和看電視新聞，我們一起討論教會及社會事件、本地和國際新聞。囚友與我交流自己的見解和經驗。我播放一些宗教CD給他們欣賞，但不會刻意傳教，他們欣賞我與他們交朋友。

筆者：你有打算再訪大陸？

陳樞機：沒有。一九九六年祝聖爲主教，九七回歸前，與湯主教、陳副主教去了北京、上海。九八年初，去武漢、西安、石家莊修院。當時已經有些限制。自九八年到羅馬參加世界主教會議亞洲特別大會後要求去大陸，但不獲准；二零零四年及二零一零年再去上海短暫訪問，之後沒有再去大陸了。

筆者：還有什麼大計？

陳樞機：慈幼會的團體生活很豐富，一直有很多活動。此外，二零一二年五月，我去了參加愛爾蘭世界聖體大會；又作爲教宗特使去巴布亞新幾內亞，參加當地真福一百歲冥壽。五月底，去了法國、意大利。最近，給本地的青年避靜三天。生活頗爲忙碌。我希望整理哲學筆記之後出版書籍，以及收集自九六年祝聖爲助理主教以來，在不同刊物發表過的文章和演辭發表文集。至今，《公教報》出版了《朝夕相隨主日講道》三年講道辭，以及文章結集的《平安抵岸全靠祂》。

【訪問後記】

這位「退而不休」的樞機，日程仍然排得滿滿，傳教生活一如以往的豐富。筆者訪問不足一個月，他已經帶領一批香港教友，到波蘭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故鄉朝聖，向這位任命他爲主教的偉大教宗致敬，並爲中國教會祈禱。 □